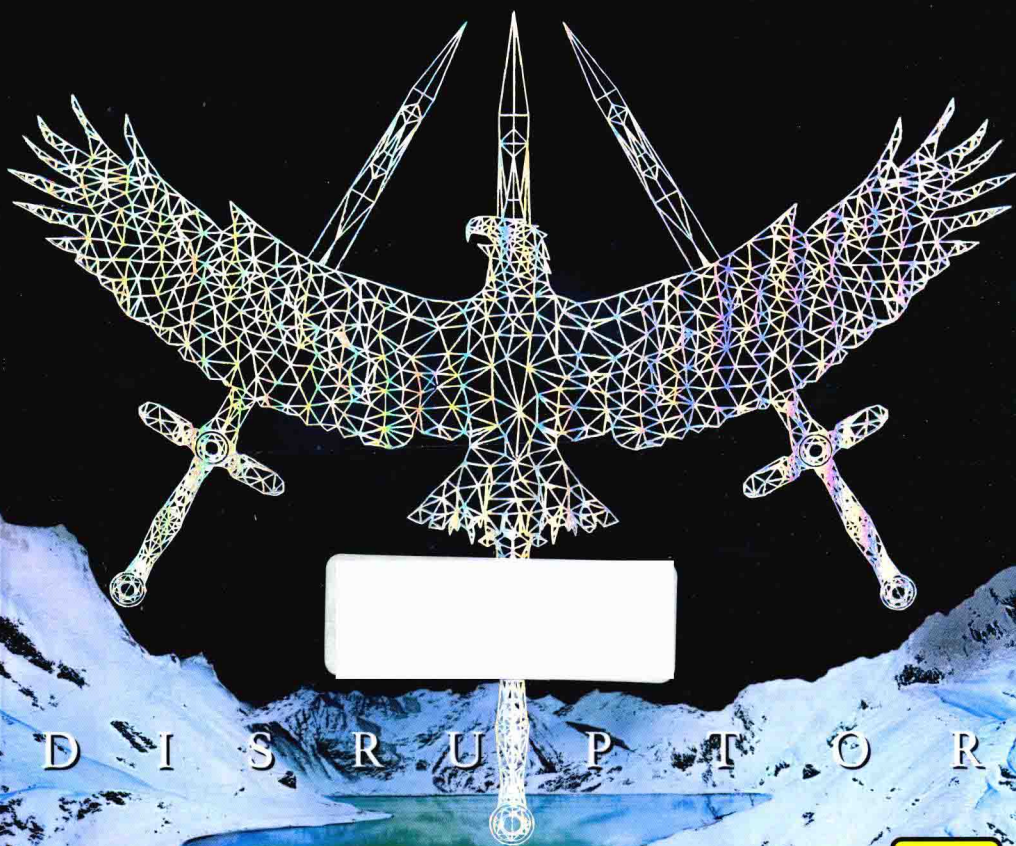


探寻者③

Arwen Elys Dayton [美] 亚纹·埃利斯·代顿/著 艾苒/译

毁灭与重生

从毁灭中获得新生，即使万劫不复！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探寻者③

毁灭与重生

Arwen Elys Dayton

[美] 亚汶·埃利斯·代顿 / 著 艾苒 / 译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探寻者. 3 / (美) 亚玟·埃利斯·代顿著; 艾苒译. —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455-3007-0

I. ①探… II. ①亚… ②艾…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0918 号

DISRUPTOR by Arwen Elys Dayton
Copyright © 2017 by Arwen Elys Dayto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7
By Beijing Huaxia Winshare Books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 LL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 21-2015-46-48

探寻者3: 毁灭与重生

出品人	杨政
作者	[美] 亚玟·埃利斯·代顿
译者	艾苒
责任编辑	杨永龙 张璐路
版权编辑	郭淼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责任印制	葛红梅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5mm × 210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82千字
定 价	36.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3007-0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3207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虚无之地的黑暗吞没了一切光线。在这里，任何照明工具都只能微弱地散发出一线光芒，黑暗会将这点儿光芒包围、吞噬，仿佛这些隐藏的维度是由黑色的水构成的。

戴克斯像是黑水中的一尾鱼，稳稳地在黑暗中穿行，仿佛永远不会停下来，但是一直也不会移动得太快。他周身散发着银色光芒，看上去像长满了发亮的鳞片。银色光芒来自他脖子上戴着的石质圆盘，微弱得如同破晓时分那第一缕几乎无法看到的微光。然而戴克斯的眼睛已经学会将所有光线聚集起来，然后谨慎使用，这就意味着这个带有雕饰的石质圆盘的光芒足够他看清东西了。

沉寂数年之后，圆盘贴着他的胸膛震颤，吓了戴克斯一跳。它会自行震颤只有一个原因——另一个圆盘正在呼唤它，戴克斯的这个于是以震颤回应。他轻轻地抓起圆盘，改变了自己在虚无之地中永远没有尽头的前进路线，好去看看是谁要来，或者是谁要离开。

戴克斯牵着一匹马，他轻轻地拉了一下缰绳，让它跟着自己走。他似乎是在区区片刻之前才发现这匹马的。马既不是醒着的，也不是睡着的。虚无之地攫住了这动物，这里对它的影响和对人类的有所不同。这匹马处于一种半活不活的状态，耐心而顺从。

过了一段时间，圆盘停止了震颤，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戴克斯已经看到他需要去哪儿了。远处有一丝光亮，耀眼得令他几乎失明。他正望着一个通往现实世界的圆形的“门口”。

世界。它还在那儿，在阳光下燃烧着。永不停止。

当戴克斯走到那个“门口”时，他将弄清楚到底是哪个古老家族呼唤了他——只是在他能够走近之前，那丝光亮早就消失了。那也没关系。他继续追随着它的残光前进。

现在他穿行其中的空间通常站着一圈男孩，他们是黑暗之中沉默的哨兵。他见过这些男孩很多次了，也闻到过他们周围雾气一般如影随形的死亡气息。他们不见了。

在那些男孩曾经守卫的众多武器附近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身影。戴克斯绕过一排意识扰乱器，感到一阵不由自主地战栗。

那个孤独的身影是个女孩。当然，也有女孩被困在虚无之地，戴克斯全都见过，他对这个处于世界之外的场所中的一切了如指掌。但是这个女孩是新来的。马发出低沉又轻微的声音，那是梦中的嘶鸣，仿佛它闻到了某个熟悉之人的气息。它的一只毛茸茸的耳朵抽动了一下。

戴克斯无法看清女孩脸部的细节。在长时间焦虑的深思之后，他决定利用更充足的光线。在长袍的口袋里，他的手指触碰到了照明棒冰凉的圆柱体。它在口袋里原封不动地待了多久了？对他来说是几天，对这个照明棒来说，却是无限延伸、无限循环的很长一段时间。

他的拇指拨动开关一次，两次，三次。白色的火焰迸发出来。在最初的瞬间，它比他记忆中的太阳更明亮。戴克斯转过头去，等着眼睛适应。等他重新可以看见之后，他仔细地审视女孩。

他认识她。看到她的第一眼如同望进了他的过去一般，或者说是如同望进了他的心里。

但是不对。这个女孩不是那个女孩。她怎么可能是她呢？

她苍白的脸颊因为某种强烈的情感而泛出红晕，表情非常焦急——甚至可以说是愤怒。她的嘴巴看上去像是在话说到一半的时候静止不动了，而她的双手则伸出去想要拉住某个已经不在此地的同伴。

她的手中没有圆盘，先前呼唤自己的圆盘属于另一个人——有人将她留在这里，然后从那个已经关闭了的、耀眼的“门口”逃回了世界

之中。

戴克斯用自己的意识接触女孩的意识，搅动着那些像石头一样沉在她脑海之中的思绪。石头缓缓地动了动。

奎因，最终她的意识告诉他。

压倒性的失望。奎因。他还希望会是……戴克斯将这个念头逐出脑海，不过它离开得很不情愿；她是另一个女孩，她的名字无关紧要。只有她的衣服是有所谓的；它们是现代服饰，针脚是工厂和机器做出来的。

有什么在她的裤子口袋里。戴克斯小心地掏出一包上面有着谷物和浆果图片的东西，是食物，标签是中英双语的。他无法很好地阅读中文，但是近代英语很简单。

包装上有保质期，他读了好几遍。

是时候了。

“所以，”他大声说道。在沉寂了这么长时间之后，他对自己的声音感到惊奇；这个单词就像雾号一样响亮，让他的嘴巴扭出奇怪的形状。自他上一次说话过去多长时间了？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肯定没有那么久。他又开了口，试试水，“该走了。”

他缓缓地弯腰，将肩头抵住奎因的腰部，又用一只胳膊环住她，起身将她扛了起来。她全然僵住不动，于是他把她像根木梁一样横在肩上。她撞到了戴克斯的金属头盔，但是头盔还是牢牢地戴在他的头上，就像所有这一切开始时一样。

戴克斯伸手去拿挂在脖子上的圆盘。

他将不得不再一次习惯阳光的照耀。

这个想法非常可怕。



奎因

奎因漂浮在黑色海洋之上，对一切浑然不觉。然后，她缓缓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某个地方照来了泛蓝的、昏暗的光。她正躺着，身体下面的地面又硬又冷，很不平整。

有人在。有个温暖的东西触碰了她的嘴唇，动作温柔而又迅速，她纳闷儿这是不是自己的想象。她被声音包围着，这种声音像是远处倾盆的暴雨，但是要快得多，如同拂过她脸庞的微风一样迅速。

奎因记起来了。先前，她和忍一同前往彼处，她开始迷失自我，他则在乞求她的帮助。她得拼命回到忍的身边。现在就得回去！

奎因深吸了一大口气，一跃而起。

“带我出去，忍！”她说道，“划出一个空间异常点来！”

她声音嘶哑，语速缓慢，发现自己现在不再身处彼处。片刻之前她的面前还是灯笼的光芒和忍黑黢黢的影子，除此之外就是最深沉的黑暗。此前，她和忍发现，几百年来中阶裁决者一直都在设法令探寻者自相残杀，同时又使他自己其他裁决者眼中始终“无可指摘”，因为实际杀人的工作都是他让其他人替他做的。奎因和忍前往彼处是去寻找中阶裁决者用来挑拨离间、制造纷争的东西。但是现在她在哪儿呢？

某个新的地方。是一个岩洞，接近蓝色的光从一面岩壁高处的开口照进来，将粗糙的岩面染上颜色。光芒变幻着，仿佛是来自一片云彩飞速移动的天空。那种声音还在，既远又近，是流水的声音。

她可以看到忍的剪影。他和她一起在这儿，挤在一个角落里，和她

一样困惑。

奎因跌跌撞撞地走向他，发现自己的身体没在正常工作。岩壁倾斜摇晃着，但是无法正常运转的是她自己的肌肉。奎因回想起几个月前高阶裁决者和中阶裁决者在苏格兰庄园包围她时的情形。当时他们的动作也摇摇晃晃的，和周围的世界不同步，因为他们在隐藏的维度中迷失了数十年之久。现在她就像那样，被时间流猛烈地冲击着。

“忍！我们在彼处待了多久？”

她将双手搭在角落里那个黑黢黢的人影身上。人影转向她，速度太快了。所有的一切都太快了。

那是一张她不认识的脸，一个年轻男子正俯视着她。在岩洞昏暗的光线中，男人乱蓬蓬的头发和眼睛是深色的。他戴着一个意识集中器，表情疯狂。这个人根本不是忍，而他正要伸手触碰奎因。

“你醒了，真是太好了。”他语速飞快，奎因差点儿没听清他的话。

在本该密切留意忍的时候，奎因迷失在了彼处。他们是遇见了这个男子吗？他把忍的意识集中器夺走，又把自己拐走了吗？奎因蹒跚着向后退去，试图让自己重回世界的节奏。她的手摸到了腰间的匕首。

“忍？忍？”也许他就在附近。

那个奇怪的年轻男子向她走来，移动的速度比她快得多。

“没事的。”他说道。

不，并不是没事。他对他们做了什么？过去多长时间了？奎因感觉到他的手抓住了她的手肘。她挣脱了，拔出匕首——但是她的速度太慢了。在她将自己推开的时候，岩壁一阵阵地移动。

“忍，你在这儿吗？回答我！”

岩洞很小，比起一间真正的岩室，更像是岩石中间一条拓宽了的隧道。她沿着唯一的一条路跌跌撞撞地走去。

“停下，停下！”那个陌生人喊道，听上去既生气又害怕。

几步之后隧道就戏剧性地收窄了，随即又开阔起来。奎因勉强挤过

最窄的地点，仿佛梦游一般，然后发现自己身处另一间岩室之中。奎因听到他跟在自己身后来到那个狭窄之处，因为体形过大而无法轻松地跟随她过来。

在这里声音更响了，是水落在岩石上雷鸣般的声响，速度快得如同录音在快进。这里的光线更暗。奎因沿着漆黑的隧道往前摸索着前进了几码，她周围的空气变了，变得更加潮湿，而那种声音也更加响亮地砸进她的耳朵里。

“我没法儿跟着你！”他喊道，“拜托！”他说这话的语调中有种可怕的、绝望的东西。

“忍，你在这儿吗？”奎因的声音仍然缓慢而沉重。

隧道又一次收窄，现在她脚下的地面很黑，上面有水，空气中也满是水雾。奎因拐过一个急转弯，发现自己突然沐浴在熹微的晨光之中，直接俯视悬崖断面。隧道在露天中戛然而止，她前面的那只脚迈出悬崖好几英寸，悬在半空中。小颗的水珠装点着空气，而空气中的道道彩虹则令她眼花缭乱。她正位于一道瀑布的水帘背后，站在陡峭的悬崖边上，瀑布轰鸣着，发出阵阵回响，落在她头顶突出的崖角上，落在天空中，然后一路跌落下去。

奎因猛然一惊，感觉自己重新回到了正常的时间流之中。有那么一刻，她是心智健全的；然后在一阵眩晕中她失去了心智的平衡。这种高度……高度……她丢掉了手中的匕首，抓着岩缝两侧的岩壁。在她的手指下面，岩石坚实可靠，然而她的脚悬在悬崖外面，让她有种正在下落的感觉。她的膝盖打弯。她尽可能牢固地抓住并不突出的岩石，绝望地恳求自己不要松手。她已经被眩晕击倒。

一双手抓住她的胳膊，将她从悬崖边上拽了回来。“我抓住你了，”陌生人说道，声音的速度恢复正常，不再过快，“你没事了。”

她的同伴架着她跌跌撞撞地往回走。当他们来到那个狭窄之处时，奎因钻了过去，而对方吃力地跟着她也挤了过去。

奎因在自己先前醒过来的地方瘫坐下去，头靠着墙，双臂环着膝盖。“哦，上帝啊。”她喃喃地念着，将身体紧紧地靠向岩壁，力道大得足以挡住她单脚迈出悬崖悬在半空的记忆。

奎因花了一段时间才恢复头脑清醒。她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呼吸上，吸气，呼气，直到恢复常态。重新睁开眼睛，岩洞变得清晰起来，奎因发现那个神秘的年轻男子正蹲在几英尺外，焦急地望着她。

“你恢复过来了，”他说道，“我之前希望你醒过来的时候会没事，但是这个过程并不顺利。”

奎因又闭上了眼睛。她在腿边的地面上摸到了她的匕首。一定是他把它找回来给她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她抓住刀柄，从中获得了力量；这把匕首是先前忍送给她的。

奎因睁开双眼，发现岩洞中的光线变得更加明亮，她看到了更多新的细节。她的同伴很年轻，但是比她年龄要大，也许是二十多岁。他穿着某种类似僧侣服饰，由粗糙的棕色衣料制成的衣服。他卷曲的头发是棕色的，眼睛也是。如果不是这双眼睛，他会非常英俊——他的眼睛大大的，被某种攫住了他的力量弄得歪歪斜斜。这双眼睛令他的脸显得十分危险。

“你情愿掉下去摔死，也不愿意和我共处一室，我该认为你是在针对我吗？”他问道。这是个玩笑，他看上去并不觉得有趣，也并不放松。

“是你带我离开彼处的吗？”奎因问道，每过去一刻，她离恢复常态就更近一步。

“你被困在了虚无之地。”

在此之前奎因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术语，但是她立即知道，它一定是另一个指代隐藏的维度的词语。

“当时忍和我在一起。”

“他不在。我对虚无之地了如指掌。在我找到你之前他就已经走

了。”他的声音在发抖，是因为恐惧还是出于愤怒，奎因不得而知。他身上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

显然，他是一名探寻者，她一定要弄清楚他到底都做了什么。他是中阶裁决者那个让所有探寻者反目成仇的计划中的一枚棋子吗？“你拿走了他的意识集中器？”奎因质问道，目光对上那双疯狂的眼睛，“你把忍留在了彼处，让他一个人孤立无援？”

“如果他曾在那里的话，在我找到你之前就已经走了。而你——”年轻男子看起来很不安，她的问题让他很受伤。“这是我的意识集中器。一直都是我的。我救了你。”

奎因回顾自己和忍在一起时那模糊缓慢的最后时刻。当时他有麻烦了。忍想让她摘掉他的意识集中器，但是到了那时，奎因自己已经动弹不得。

她沉默地打量着这位精神不稳定的同伴，意识到忍很有可能是去做傻事了。密切留意他是她的责任，她应该确保那些来自意识集中器的思绪不会压倒他自己的意识。如果这个陌生人是在说实话，奎因就是迷失了自我，在那之后，她也在某个时间点失去了忍。

“那么，我们在哪儿？”她问道，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不要带上指责的意味。也许这个人确实救了她。

“我们在世界之中，”他以敬畏的语气回答道，仿佛不太相信世界的存在，仿佛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世界之中。

她说：“那我们在什么地——”

“你想知道一个具体的地名，”他摇头，“我没法儿那样思考。给我一点儿时间！”

他的声音抖得厉害。她看得出来，他正在努力不让自己精神崩溃，然而他看上去似乎只要稍加刺激就会吓得魂不附体。奎因扫了他一眼，将他视为对手。他块头很大，体重可能是她的两倍，身手十分敏捷。从小在战士之中长大，奎因一眼就可以认出一个危险的人。

“我不会伤害你的。”他说道，似乎读懂了她的想法，“欢迎使用攥在手里的那把匕首，我不介意。我等你醒来，等了几小时。如果我想要伤害你，早就下手了。我不喜欢打架。”

这几句话带有一种真诚的调子。尽管看上去凶狠，奎因还是倾向于在一定程度上相信他。精神有些失常并不一定意味着邪恶。

“你是谁？来自哪个家族？”她问道，“你是在哪儿受训成为探寻者的？”

“我没法儿这么快知道这些细节。”

“但是你的名字——”

“我看到了你的衣服和食物，知道是时候了。”他气冲冲地说道，显然她逼得太紧了。奎因看着对方控制住他自己，不过在他补充的时候，他的声音发着抖。“你的服装和食物都是现代的，像我所需要的那么现代。”他指了指地上一根包着包装纸的能量棒，奎因隐约记得自己在某个时间点把它塞进了口袋。他缓缓地向她膝行着靠近。“如果我拿起你的手（译注：原文有握住你的手和砍掉你的手两层含义），你会觉得受到冒犯吗？”

“什么？”他是在问可不可以握住她的手吗？还是他实在太疯癫了，竟然想要征得她的同意，好把她的手砍掉？奎因更紧地握住了刀柄。

对方惊讶地笑出了声。“握住你的手，”他纠正自己，“我的意思并不是我想把它砍掉。我这么问只是因为还不习惯这么充足的光线。我——我身上没有任何武器，不过在岩洞里有。还有一些奇迹之物。”

那是什么意思？天空仿佛听到了她的疑问，光线突然变了。外面的云彩分开，让一缕金色的阳光得以穿过岩石高处自然形成的“窗口”涌进来，令奎因最终看清了周围。他们两个坐在其中的空间足以挤得下六七个人。除了她左侧的悬崖峭壁，岩洞没有其他出口。现在她看到几把软剑随意地摆在附近，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物品——她所不认识的奇怪物品，用石头和玻璃制成，看上去古老又迷人，就像初阶裁决者会

带着的那种东西，就像她父亲在她探寻者训练期间应该教给她的那种东西。奇迹之物，他是这么说的。

年轻男子仍然在向她移动，他避开了一缕阳光，仿佛阳光是毒药一般。在更明亮的光线中，奎因更清楚地看到了他的意识集中器，也听到了它的电流声。这不是忍的头盔，他说的是实话。这个头盔全然不同，尺寸更大，也许还更粗糙，在太阳穴的位置还熔化出了一个字母D，从粗糙的设计来看，她猜这是一个孩子的手笔。

“我告诉过你它是我的意识集中器，”他注意到奎因注视的目光，说道，“这是现存最古老的一个。”

他的大手包住了她的，奎因没有阻止，因为她正在细细思考他刚刚说的话：他的意识集中器是现存最古老的？这个信息意味着他是哪个家族的呢？而他又是怎么得到地面上那些人工制品的呢？

“我需要你的手，你的手很稳。”他说道。他扫了一眼阳光——阳光正照在距离他肩膀只有几英尺的岩壁上。

“你担心阳光会灼伤你吗？”

“有一点儿。”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呼了出来，双手紧紧握住了她的手。“你可以帮我摘掉头盔吗？没有别的办法——它必须摘掉。然后我们就能离开这里了。”

离开这个想法显然令他恐惧，然而却激励了奎因。她没有仪式剑，如果她想要去哪个熟悉的地方——任何地方——开始寻找忍的话，她必须和这个琢磨不定的同伴共同进退。

等奎因把手从他手中抽出之后，她轻柔地将意识集中器从他头上摘去。与此同时，他用饱受折磨的眼睛看着她，准备迎接疼痛。头盔被摘下的瞬间他瘫倒在地，随着一声低沉的呻吟声，他将额头用力地抵在了地面上。奎因将头盔放在一边，她听到一束束从他身上分离开来的能量发出的嗡嗡声，如同一群濒死的蜜蜂发出的声响。

从他咬紧的牙关中挤出来的呢喃，奎因只听到了几个词：“……本

来应该集中……我从来都没想要让它撕裂……应该做得更好……”他说得仿佛和意识集中器之间有着漫长而艰辛的过去，而她则纳闷儿它是不是像影响忍一样对他也产生了影响。

“别动！过来。”奎因对他说道。他的太阳穴在凸凹不平的地面上刮出一道深深的伤口。她将他的头抬起来，当他感受到奎因的触碰时，他紧紧地抓住了她，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一根浮木一般。

“我讨厌戴着它，也讨厌把它摘下来。”他贴着她的膝盖说道，“太阳也让我觉得很痛。”

奎因一只手抚上他的脸颊，让他镇定下来。她将视界切换成谭医师在香港教过的治疗师模式。双眼失去焦距时，奎因可以看到一条条能量流绕着他的身体流动，亮铜色的能量洪流就在正常视界的水平线之下。在一个正常人身上，这些线条会以规律的模式流淌，作为治疗师的奎因早已学会控制能量洪流。而在她的同伴身上，奎因却看到了某种全然不同的东西。能量像阵雨一样从对方右侧的太阳穴迸发出来，穿过他的身体向下流淌进他的左侧髋部，重新汇合成一股能量流，消失在他的身体之中。他自身就像是一道瀑布，能量周而复始地涌入他的身体，然后又迸发出来，在太阳穴和髋部之间循环。他的畏惧和那避实就虚的回答现在显得没那么神秘了；要带着这样的能量模式生活不可能舒服。

奎因在想自己是否可以治愈他。但是观察了一阵那股明亮、汹涌的能量洪流之后，她放弃了这个想法。她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能量模式，很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取得任何进展。她得一直哄骗他，直到他带自己离开这个岩洞为止。

最终他变得更加镇定了，于是奎因也让自己的视界恢复到正常状态。她看到，那些奇怪的能量流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在他右侧太阳穴处有一块头发没有颜色——几乎是透明的，仿佛死掉了一样。她想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在他左侧髋部找到一个对应的伤疤。

他的胸膛仍然贴着奎因的双腿。“谢谢你回到我身边。”他低语道。

“是你找到了我，”奎因温柔地对他说，“也许你还能帮我找到忍。”

“嘘。”

他放开奎因，平躺在岩洞地面上，向上望着洞顶。他看上去筋疲力尽，但是至少不再痛苦了。他的五官很立体，不知怎的，在端详他的时候，奎因觉得他很熟悉。他身上有一种她无法准确描述的高贵庄严。也许是因为他那头蓬松的头发，就像母亲的一本旧小说中描写的中世纪骑士一般。

“我们两个现在都活着，还在一起，奎拉。”他低语道，声音和先前一直使用的语声有所不同。他在用另一个名字称呼她，那一定是某个他爱过的人的名字。“我几乎不敢相信。”

奎因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和他的一样温柔，问道：“你的仪式剑在哪儿呢？”

“我没有仪式剑，我也不需要那种粗笨的工具。”

她从来没有听过探寻者这样描述仪式剑——仿佛它是某种劣等的东西似的：“那我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以通常的方式。”他低声说道，一只手搭在心脏上方的位置。这个手势中的某种东西暗示着他已经彻头彻尾地疯了。然而现在这里也有一些奎因想要追查的信息。他是在没有使用仪式剑的情况下将她从彼处带回来的吗？在和忍一起调查探寻者隐藏已久的秘密时，他们失散了。她这是撞见了某个知道部分答案的人？

“什么是‘通常的方式’？”她小心翼翼地问道，希望和缓的问题可以绕过他的防线。

他猛地转向了她。“你知道我想告诉你的。如果我当时及时地赶到你的身边，我会替你去死的。”他充满爱意地说道，仿佛他们对彼此了如指掌，“比起我自己，我宁愿你和阿德莱德活着，奎拉。”

“我——我不是奎拉。”她柔声说道，瞥见他故事的一角令她一阵悲伤。突然之间她记起自己醒来时嘴唇上那轻柔温暖的触感。“之前你是

亲吻了我吗？”

“你是那么像她，”他说道，仿佛陷入了恍惚状态，“如果你就是她，会怎样呢？”

奎因碰了碰他的肩膀：“我是奎因。”

他看上去很困惑，却没有因此而气馁：“但是你会帮我？”

“我得——”

“别再和我说忍了！”他狂野地喊道，猛地坐起身，瞪着她。“无论他是谁，我都会找到他的，如果这是你想要的。我只是想先向你寻求一点儿帮助！”

奎因咽回了任何回应。她需要让他带自己离开这个岩洞，然后她还需要找到忍，让他不至于做出疯狂之举。当她再一次望向那些“玻璃和石头”的“奇迹之物”，以及她同伴先前戴着的意识集中器，她发现自己已经下定了决心。她和忍都会想要从这个疯狂的年轻男子身上了解一些东西，如果他们能够触及他疯狂之下的部分的话。

“你是谁？”她试探地问道。

男人落在她身上的视线仿佛是实实在在的力，沉重而令人不适。他看上去在努力挣扎着想要保持友善。“我是戴克斯，”最终他说道，成功地控制住了自己，“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如果你想的话。我知道，大部分人都像我一样喜欢狭小黑暗的空间。”

“我们要怎么走呢？”

他在地面上四处寻找一番，将所有奇迹之物收集起来：“你拿着这些，作为我承诺的象征。你帮助我，我保证会帮助你。”

奎因接过东西问道：“这些都是探寻者的旧工具吗？”

她的镇定也在让他冷静下来。“它们至少有那么古老了，”他说，“它们必须在开阔的空间使用，这也是我需要你的原因。我会把我以前拒绝教你的东西全都教给你。”

仿佛害怕受到伤害似的，戴克斯非常缓慢地将左手伸到从上方开口

照射进来的那缕阳光之中。当阳光照在他的皮肤上时，奎因看到了绕在他中指上，然后又躺在他手心里的那件小小的玻璃石头仪器。

“那是什么？”

“解决掉他们所有人不会容易。但是需要解决他们，奎拉。”戴克斯低头用那双大大的棕色眼睛看着奎因，奎因短暂地想到，奎拉一定很喜欢男人眼神中的暖意，无论她是谁，无论他有多疯狂。“他们把事情彻底搞砸了，是时候阻止他们了。”

她打算问戴克斯他在谈论什么人。她逼过他，她猜，差点儿把他逼到了极限。他说过他们两个会离开的——在他向她展示怎么离开之前，她会管好自己的舌头。

但是当他将左手从阳光中抽回来，环住奎因颈后时，奎因向后退缩了。

“请不要……”

“我不是要亲吻你。”他柔声向她保证，嘴角带着一丝笑意。他的手搭在她的颈后，手心里陌生物体的温暖石质紧紧贴着她的皮肤。

一阵震颤沿着她的脊椎一路爬进她的头部。奎因在他的手中瘫软无力，几乎立刻失去了知觉。